



「培養了很多傑出人才」

《大公報》以伯樂情懷

成就新聞史佳話



▲范長江1937年11月8日在滬創建「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」，該會是中國記協的前身。

之所以將11月8日定為中國記者節，皆因1937年11月8日，范長江在滬創建「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」，而這正是中國記協的前身。記者節的由來與范長江淵源頗深，正如在他的成長道路上，《大公報》經歷是必須濃墨重彩提及的一筆。

名記者成長背後的「推手」

上世紀三十年代，還在北大哲學系就讀的范長江以通訊員身份積極投稿，其意趣橫生又鞭辟入裏的文筆受到《大公報》總經理胡政之的賞識。自此，一代名記者范長江正式踏上新聞舞台。

1933年7月，范長江發表西部考察計劃書，希望得到各界資助，但應者寥寥，只有《大公報》對其表示全力支持。由此，范長江得以開啟著名的「西北之行」，其間歷盡艱辛採寫了大量旅行通訊，針砭時弊，觀照民生，更率先在媒體報道中公開以「紅軍」一詞稱呼中共武裝力量。對於這些文章，《大公報》始終不吝版面予以重點刊載。1937年2月，范長江到延安採訪毛澤東後回到上海，寫出《動盪中之西北大局》一文。當時國民黨新聞檢查所對此稿不願放行，胡政之頂住壓力決定「違檢」，力主發表。後來，名滿天下的范長江談及胡政之和《大公報》總是充滿敬意，「對於新聞的把握和發表堅決方面，胡先生的做法，實在是稱道的。」

青年學子畢業掌舵「小公團」

「《大公報》是我走出校門後的第一個崗位，也是我一生工作最久的地方。」蕭乾與《大公報》結緣，也要追溯到上世紀三十年代，當時仍在燕京大學新聞系師從斯諾的他，經沈從文推薦，在《大公報》發表了多篇文學作品。唯才是舉的《大公報》對這位初出茅廬的青年學子信任有加，隨即邀請他畢業後直接出任副刊「小公團」的主編。胡政之對他說，「把你請來，就是要你放手按你的理想去改造。你怎麼改都成，我都支持你。」

不久，將「小公團」辦得有聲有色的蕭乾又提出當外派記者的意願，報社領導欣然應允。其間他曾採訪了魯西、蘇北等地水災，寫出了一批反映民生疾苦的通訊名篇。

1939年，蕭乾接到赴歐洲遊學的邀請，猶豫不決之時，胡政之當即表示支持，並允諾為其墊付旅資，冀其在歐期間繼續擔任《大公報》特派記者。1943年，蕭乾即將完成學業，胡政之又親赴歐洲約見了他，勸說他「到歐洲戰場上去顯一顯記者的身手」。隨後，蕭乾摘下方帽、脫去黑袍，成為當時西歐戰場上唯一的中國記者。

在戰火紛飛的歐洲，蕭乾寫下一批膾炙人口的通訊和特寫，記錄了倫敦大轟炸、諾曼第登陸、聯合國成立大會等重要歷史事件。特殊的工作經歷，賦予他強烈的職業榮譽感。他曾說過，相對於「作家、散文家、翻譯家」等頭銜，自己更喜歡記者的身份，「倘若死後在陰曹地府要我填表，申請下一輩子幹什麼的話，我還要填記者。」

成就一代「武俠小說宗師」

在《大公報》得以施展才華、成就自我的還有金庸（查良鏞）、梁羽生等人。原本擔任翻譯、編輯的他們，機緣巧合之下走上武俠小說創作道路。報社為他們提供了天馬行空、激揚文字的廣闊空間，一代武俠宗師也從此橫空出世。金庸曾表示，其一生幾大契機都發生在《大公報》時期，在此他奠定了事業根基，開啟了人生畫卷光彩絢爛的一頁。「我在《大公報》受到一個新聞工作者應有的訓練，並培養起一個報人的理想。」

事實上，《大公報》許多名記者都並非科班出身，范長江、子岡都沒有讀完大學，徐盈、呂德潤、張高峰在大學念的分別是農業、財會、歷史專業，而朱啟平先是學醫，後來才改行。但發掘了他們新聞潛質的《大公報》，充分信任，大膽放手，讓他們發揮所長，自由寫作。執掌人事大權的胡政之曾說過，「不怕你有九十九分短處，只要有一分長處我就能用你」。

有伯樂沒有千里馬是時代的悲哀，有千里馬沒有伯樂是時代的遺憾。

而《大公報》與諸多名記者們，正是在恰逢其時的時代裏產生了交集，成就了中國新聞史上的一段段佳話。



▲蕭乾曾任《大公報》副刊編輯。



不計學歷 唯才是舉

大公用人

翻開《中國大百科全書·新聞出版卷》，其中108個中國新聞界名人的辭條，屬於《大公報》的名人佔了12個。另一部由中國社科院新聞所編輯出版的《中國新聞年鑒》，為60位大公報記者立傳。作為中國報業唯一跨世紀的「金字招牌」，《大公報》培養一大批傑出新聞人才，張季鸞、王芸生、范長江、蕭乾、徐盈、子岡、朱啟平、張高峰、呂德潤、徐鏞成等名記者群星閃耀。縱觀近現代報業史，鮮見如此這般「大公現象」。

大公報著名記者張高峰之子、原工人日報副總編輯張刃認為，《大公報》人才輩出，一個重要原因在於「識人」，《大公報》用人不計學歷、不問出身，唯才是舉。許多名記者都不是新聞科班出身，有的甚至沒有大學學歷，都是借助《大公報》這個平台成才的。

1943年初，年僅24歲的張高峰被《大公報》派赴中原前線，憑着記者的良知和責任，採訪並發回了著名的通訊《豫災實錄》。張刃近年來陸續出版了六本有關《大公報》的著作，在他看來，《大公報》充分信任記者，為他們的成名創造了必要條件，像有人曾問王芸生「《大公報》怎樣保證記者採寫出好新聞」，王芸生回答三個字「發路費」；有人問他「《大公報》怎樣培養記者」，王芸生回答還是三個字「撒手幹！」《大公報》還有一項獨有制度，就是除非

▼1944年末，《大公報》的年輕記者張高峰（中）在西昌採訪與彝胞合影。張刃提供



▲1943年2月1日，重慶大公報以《豫災實錄》為題，刊發了張高峰從河南葉縣寄來的長篇通訊，在要聞版刊出。

有重大差錯，對記者的稿件一般不做修改而照登，意在尊重記者的勞動，提高記者的積極性。大公報記者 張帥

昨天是中國第24個記者節。提到記者節，不能不提《大公報》。2000年，國務院將當年范長江創建「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」的日子——11月8日定為「中國記者節」。

「千里馬常有，而伯樂不常有。」一個多世紀以來，《大公報》之所以歷盡風雨依舊一紙風行、長盛不衰，離不開全體報人矢志報國的情懷、勤勉敬業的精神，也離不開《大公報》選賢任能、唯才是舉的「伯樂情懷」。

秉持不計學歷、不問出身、知人善任、唯才是舉的用人之道，《大公報》悉心栽培了一支精英雲集、星光熠熠的採編隊伍，從這裏走出了不計其數才華橫溢的名記者名編輯，最終成長為中國各大新聞機構乃至各行各業的領軍人物。周恩來總理在談到《大公報》的歷史貢獻時，特別強調《大公報》為中國的新聞事業「培養了很多傑出人才」。

大公報記者 鄭曼玲

▼1970年《大公報》要聞課同事郊遊時攝。



報社像溫暖大家庭

生活充實 除了在工作上提供可發揮的機會，《大公報》亦重視員工的身心健康，不時舉辦公餘活動，例如戶外郊遊，在暑期組織員工與家屬到海灘游泳等，讓大家參與。個別部門於放假期間，員工還經常一起旅行，除了在工作上合作無間，亦因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可以說，報社就像一個溫暖的大家庭。

報館還有合唱團、籃球隊、舞蹈隊等，各適其適，有興趣的員工可以加入，充實自己的生活。每逢報慶、國慶，舞蹈隊便會表演節目。而《大公報》舞蹈隊在上世紀六十年代，曾與長城、鳳凰、新聯三大電影公司的當紅明星組成演出團，在全港各大戲院舉行義演，為工聯會籌建工人俱樂部所需資金籌款。

說起籃球隊，一九五〇年代，金庸、陳凡（筆名：百劍堂主）等亦曾是其中一員，二人筆耕之餘亦有矯健的身手。



▲一九五〇年代《大公報》籃球隊隊員合影，後排左二為查良鏞（金庸），左三為陳凡。



▲2009年《大公報》灣仔辦公室內，員工們正在忙碌工作。



▲《大公報》舊址位於灣仔軒尼詩道。

圍棋對弈 以棋會友

興趣愛好

▼查良鏞（金庸，右）與梁羽生（左）同樣愛好琴棋書畫，經常對弈。



在繁忙的工作之外，大公報記者的「課外活動」也極其豐富。在《新晚報》時期，金庸與梁羽生完成工作後，就常常與同事圍棋對弈「廝殺」一番，以棋解壓。

圍棋是金庸與梁羽生共同的一大業餘興趣。在《大公報》工作時，金庸與梁羽生是有名的「棋友」。

據金庸回憶，他和梁羽生、聶紺弩等下圍棋往往殺得難解難分，常常下棋到天亮。業餘興趣也「反哺」成為了記者筆下的素材，金庸專門寫過關於圍棋的散文專欄，梁羽生也曾以「陳魯」為筆名在《新晚報》上發表棋話，並以記者的身份採訪過全國棋賽和亞洲棋賽。

大公報記者 張帥